

“磨剪子来——戥菜刀!”

盛夏的青岛,海风吹过老街。只听得空中忽然响起一声悠长的吆喝,这声音拖着绵长的尾音,在和煦的风里回荡,缥缈而又悠远。这熟悉的腔调,瞬间将我拉回四十多年前的故乡。彼时,肩扛长木板凳的磨刀师傅沿街转悠,一声吆喝之下,街上的乡亲们纷纷手拿剪刀与菜刀走出家门,镇上的孩子们也围拢过去看热闹。

只见头戴瓜皮帽的磨刀人从容卸下肩头的板凳,在大柳树下支起一个小小的“机床”。他仔细地将各种磨刀工具铺陈开来,右侧脚下放着一只精巧的小铁水桶,时不时朝手中生锈的刀具上蘸少许水。身躯微微弯曲下力,刀具在磨刀石上飞快地研磨,他不时把刀具举到阳光下比照,用大拇指轻试锋刃,直到把一把生锈的刀具磨得锃亮发光,才放心地递给刀主验收。

时隔不久,《红灯记》在村里上映。剧中那个以板凳为武器、身怀绝技的革命地下党磨刀人形象,迅速俘获了孩子们的心——因为他凭着一把剪刀,把日本鬼子打得人仰马翻。在整个少年的成长时期,磨刀人都是不可取代的偶像。

如今,四十多年过去,人世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走街串巷的磨刀人不见了,肩膀上的木板凳也成了旧物博物馆里的展品,但他们当年留下的温馨画面却始终在人们眼前萦绕,连接着那些旧人旧事、乡音乡情,也连接着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和白杨林里飞翔的昆虫。

然而,作为一种职业的磨刀人就此消失了吗?当然没有。他们只不过随时代更迭完成了升级,演变了一种存在方式。他们和大街上奔跑的外卖员、快递员一样,隐匿在城市的褶皱里顽强生长,变身成开着一辆轿车、每日游走于城市街巷、靠手艺吃饭的“剪刀医生”。换句话说,一座城市里有多少理发店,就有一定比例的职业磨刀人。他们工作辛苦但收入稳定,生活简单又满眼看尽人间烟火。

在岛城,磨刀人早早起床,洗漱后用过简单的早餐,便开始整理自己的一套家什:磨刀石、砂轮、抛光机、机油和螺丝刀等。将这些物件悉数收拾进一个工具箱,仔细检查后便开车上路,准点奔赴一个个工作岗位——他要服务的对象是全市的理发店、发廊和宠物店,主打美发专用

岛城磨刀匠

周蓬桦



剪刀、平剪、牙剪、削刀,以及几百元或上千元一把的推子。他们风雨无阻地上门服务,按固定路线跑店,随到随磨、立等可取,全力保障理发店师傅的正常运转。

春节过后,恰逢“二月二”龙抬头的日子,我到一家熟悉的理发店理发,借机了解磨刀人的工作流程。理发店老板一边给我理发,一边介绍:“理发专用剪刀很容易被头发磨钝,必须由专业

的磨刀师傅及时维修,否则就会影响顾客理发。”依照行情,磨一把剪刀可挣到二十元钱;对于品牌剪刀,研磨要求高,价格在三十元左右;而研磨名贵剪刀,一件可达八十元。此外,宠物剪刀的价格也有明确的行业规定。

说话间,店门外一阵车响,接着进来一位全副武装、面容瘦削的中年人,手里拎着一个工具箱。店老板笑起来:“哈,古人的话真灵哩!”说曹操,曹操到。”恰巧我的头发快理完了,趁剪刀停歇的间隙,我扭头朝门口望去。只见那位磨刀师傅摘下口罩,轻车熟路地走到门口的皮革沙发上坐下,又起身到饮水机处取一杯水,将纸质水杯捧在手里轻啜一口。

店老板关心地问他今日生意情况,他摇摇头,面无表情,语调平缓:“今天跑了三四家,跑空了。”店老板笑答:“幸亏你跑空了,我这里攒了十二把剪刀给你留着,够你忙活半天的了!”磨刀师傅听了,紧锁的眉头立马舒展开来,脸上的一丝愁云不翼而飞。

此时,我的头发理完了,老板吩咐一位小学徒给我洗头、吹风,一个理发的完整过程就此结束。付过钱,我借机观赏磨刀人研磨刀具的过程,一边与之闲聊。一番打听,得知磨刀师傅姓丁,从事这个冷门行业未滿一年。他原本一直在南方的城市工作和生活,是一家超市的部门经理,一年前因故返乡另谋生计。因为弟弟在西海岸新区六汪镇开有一家理发店,在弟弟的提议下,他去专业培训班参加了培训,结业后便加入这个陌生的新行业,并且很快融入青岛这座海滨城市。

起初,他多少有些抵触情绪。毕竟在外人看来,从一位超市经理到理发磨刀师,中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。但他渐渐地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,因为它单纯简约,没有复杂琐碎的人际纠葛,比较契合他的性格喜好。忙碌一天后,他偶尔会把车开到大海边,看一阵浪花,听一会儿音乐,发一阵子呆,直到大海上空现出满天繁星。

眼下,他的磨刀技术与口碑已经在岛城立足,生存与温饱是不成问题了。他下一步的打算是在向外城拓展,让更多磨钝的刀具重新拥有锋利与温度,去收割堆积头顶上的那一袭“烦恼丝”,让人们容光焕发地投入工作和生活。

豆腐干子汤

王 勇

同学聚会,酒过三巡,大家开始叙旧。无非是谁当了局长,谁发了大财,谁的孩子出了国。我说,别谈这些了,谈谈上学时候的事吧。谈谈干子汤。

满桌子的人都愣了一下。干子汤?什么东西?于是我给他们讲。一九八八年,我第一次进兴化城。那一年,我十六岁,从乡下到城里读中学。城北中学。西门口有个红绿灯,是当时兴化唯一的一个。我觉得稀奇,站在那儿看了半天。城里的路不比乡下,我们里下河乡下就两条路,横一条竖一条,闭着眼都能走。城里的路像蜘蛛网,七拐八拐,走着走着就晕了。

第一天上学,舅爷爷送我去的。第二天,我自个儿去。走到英武路和公园路交叉口,迷了。街上人多人也多。我逮着个警察问:“警察叔叔,城北中学怎么走?”

警察乐了:“你怎么上学还迷路呀?”我说:“我刚才,昨天是舅爷爷送的。”

他给我指了路。我好不容易摸到学校,放学回去又成了问题。正好听说同桌陈玉宏住西城门口,我凑上去问:“你放学能带我一程吗?我住花园村,到了沧浪路我就认识了。”

陈玉宏爽快地道:“没问题,送你到沧浪路!”这是进城以后的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,是吃饭。

学校的伙食,八个人一桌,一个提亮子(木桶),里头放着各自的饭钵子。饭钵子是圆形的,上面印着红色的号码。一个汤桶,装着菜。所谓菜,其实就是汤——青菜汤、包菜汤、萝卜汤。偶尔有萝卜加豆腐,就算开荤了。最好吃的是“神仙汤”,烧一大锅开水,搁点盐、酱油,起锅前淋一勺菜籽油,撒把蒜花。说实在的,还真挺香。想吃肉?一个月有一次加餐,能见点荤腥,算过年了。

家境好点的同学,可以到校门口买“小碗”。这事儿,只有城里人才想得出来。我们里下河人哪有这本事?祖祖辈辈就晓得闷头种地,面朝黄土背朝天,哪想到还能做点小买卖。城里人脑瓜活络,看见学生娃子吃不饱,就在自家做好了菜,装在小碗里,拿到学校门口卖。五分钱、一毛钱,解馋又顶饱。

卖煮干子的,有个老头,姓周。大家都叫他老周。

老周的煮干子,一毛钱三个。搁现在,不算什么。可那时候,一斤米才一毛四分钱。一毛钱三个干子,对我们里下河来的农村孩子来说,是奢侈品。我偶尔买一次,算是打牙祭。

老周的干子跟别人的不一样。别人就是白水煮干子,他加了料。据说是有秘方。后来才知道,老周每次煮干子之前,先去肉铺转一圈,看有没有猪皮卖。我们里下河人有做肉圆的习惯,肉

用来焖馅,猪皮不值钱,老周就买回来,和干子一起煮。没钱买猪皮的时候,就买点猪网油。炭炉子,文火慢炖,加上八角、花椒,至少煮上两三个钟头。那汤,漂着一层油花儿,香得能让人把舌头吞下去。干子吸饱了汤汁,咬一口,满嘴生香。那滋味,别的摊子上吃不到。

有一次,我下课晚了,跑到校门口,老周的煮干子已经卖完了。我站在那儿,眼巴巴地看着空桶咽口水。老周看见了,喊住我:“小伙子,不要走。干子没了,汤还有,给你舀点,不要钱!”

他舀了大半勺汤,倒进我的饭钵子里。我低头一看,汤里头居然还有三四块碎干子!不大,硬币那么大,显然是撕碎的。

我端着饭钵子,心里热乎乎的。回到宿舍,把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几个要好的同学。从那以后,我们几个就开始“瞅机会”。来早了,干子还在,要花钱;来晚了,汤都没了。得卡在那个刚刚卖完的节骨眼上,才能蹭到老周的汤,顺便捡几块碎干子。

这事,我们干了好多次。每次都心安理得,觉得占了便宜。老周从来说过什么,每次都是笑呵呵地舀汤,顺手再丢几块碎干子进去。

聚会上,老周的儿子也在。他听了我的故事,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我爸走了好多年了。现在我才知道,他每次煮干子为什么总要背着我妈,撕几块干子扔进锅里。我妈要是知道了,肯定要骂他,干子切碎了分量就少了,卖不上价。所以他偷偷地撕,偷偷地放。”

老周的儿子说这话的时候,眼圈红了。我忽然想起一个画面:冬天的傍晚,天擦黑了。校门口支着一口锅,炭火通红。老周蹲在炉子前,两鬓斑白,脸被火映得发红。他往锅里撒了一把料,然后又撕了几块干子,扔进去。嘴里嘟囔着什么,大概是“这些孩子,正长身体呢”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。我吃过淮扬菜的狮子头,吃过粤菜的鱼翅羹,吃过川菜的开水白菜。可没有一個味道,能像老周的干子汤那样,让我惦记了半辈子。

干子汤算什么菜?上不了台面。就是几块豆腐干,加点猪皮,煮一锅汤。可就是这锅汤,在一个十六岁的里下河少年最困窘的时候,让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有温度。不是施舍,是体面地让你吃饱。老周不说什么,只是多舀一勺汤,多放几块碎干子。他懂得一个少年的自尊,也懂得什么是善意。

这就是里下河人的脾气。不声不响,不张扬,把好事做得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。就像这片水乡,水波不兴,底下却有千年的积淀。里下河人被水养大,性子也像水,柔软,却能水滴石穿;低调,却能载舟覆舟。



锻炼的人生

姜兆义

多数人把锻炼当作枯燥的任务,于我来讲,锻炼早已融入日常,成为生活的陪伴。

小区的步行路恰似运动场跑道。连接步行路一角,设健身区,有单杠、双杠和其他器材。平日,小区健身者多数是老者,喜欢散步、打太极拳,做八段锦。孩童也是积极参与者,多是骑车、荡秋千、玩滑梯。偶见中年人,主要慢跑或快走。一年四季,年轻人总是早出晚归,少见他们锻炼的身影。

我从小喜欢体育,是使用单双杠健身的少数人之一。多数时间,单双杠闲置。艳阳高照时,便当作晾晒衣被的架子,其中一个单杠还挂上秋千,成为幼儿的玩具。

我在上世纪60年代末读小学。那时,学校高度重视体育,除了体育课,天天做课间操。每年冬季,学校还举办“新长征越野赛”,各班要在百日内,全员累计跑完二万五千里,平均每人每天需跑二千五百米,率先完赛班级获胜。我们须提前半小时到校,全班统一出发,围学校跑三圈,相当于二千五百米。若想争取好成绩,每天要超额完成任务。一些体力强的同学主动请战,多跑两三圈。体育老师亲临现场,边加油鼓劲,边发掘体育特长生。每当见到体育老师,同学们便昂首挺胸,大步向前,盼望着入选校运动队。

当年,学生半天上课,每日作业不多,有大量空余时间。滚铜环、打陀螺、滑雪板、跳绳、斗拐,是我们所爱。一有空隙,便尽兴在户外玩耍。

斗拐是流传千年的传统竞技,无需宽阔场地和器械,只要来了兴致,可随时开战。对抗时,可用膝盖冲撞,腿部下压,跳起撞击。遇到壮硕对手,可以守为攻,通过有效躲闪,让对手失去平衡。

上小学时须集体入校。出发前,便是斗拐时刻。冬季,北风呼啸,雪花飞舞,站立等待易冻伤手脚。斗拐可以驱寒。单腿立在雪地,抱膝对峙,原本僵硬的肌肉瞬间活络。几番跳跃争斗,浑身热气腾腾,似乎空中送来暖意。同学们身着厚重棉衣,且有厚雪保护,不必担心摔倒,更加大胆。不慎跌倒的同学,不仅不会受伤,反而会快乐地在雪中打滚,瞬间全身便挂满雪花,连睫毛都成了白的,引来围观同学的阵阵欢笑。在漫天风雪里,路上行人稀少,我们一群孩子却在雪地里嬉戏着,笑着。

冬日斗拐,是御寒的小妙招。盛夏游泳,则是亲近大自然的好途径。青岛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,青岛人对大海的喜爱已刻入基因。每逢盛夏,家长便会带孩子前往海水浴场,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海上狂欢,青岛人称为“洗海澡”。

海水中盐的含量高,浮力自然大。在的大海学游泳,比在游泳池简单得多。只要伸直手臂,平躺于水面,身体便不会下沉。若手脚协调划动,头便可仰起,身体便会划入基因。每逢盛夏,家长便会带孩子前往海水浴场,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海上狂欢,青岛人称为“洗海澡”。

年少养成的运动习惯,还是一副治愈烦恼的良药。每当遇到不顺事,只要进行户外运动,乐观心态便悄然出现。岁月流转,锻炼慢慢变成生活常态。退休后,时间更加宽余。每日一个小时的运动已然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须。

把酒从陶鬲倒进塑料袋

温言



■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陶鬲。

作为青岛国际啤酒节举办地的标志,西海岸新区有尊巨大的酒樽雕塑。

喝酒离不开酒器。在青岛,器物是酒文化最具象的载体。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红陶鬲,到今天打啤酒的塑料袋,每一种酒器都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酿造技艺、社会礼俗。

青岛的先民们何时开始享受微醺的?答案藏在即墨金口镇的北阡遗址中。北阡遗址位于青岛市即墨区金口镇北阡村,总面积5万余平方米。1979年文物普查时发现此地地表新石器时代遗物丰富,村民常在此发现陶片、陶鼎等物品,被确定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典型的贝丘遗址。2007年考古发掘更惊现距今6000到7000多年的北辛文化遗存,将青岛史前文明历史向前推进了千余年。而即墨博物馆里,经专家研究还原的先民狩猎、喝酒的场面足以证明,当时的先民已经流行在海边BBQ了。

再来看大沽河博物馆馆藏的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陶鬲,主要功能为炊煮,兼具温酒与斟酒功能。先民依山种黍、傍海渔猎,取泥涂黏土烧制陶鬲。黍米,也就是大黄米,经自然发酵,形成华夏早期的谷物发酵酒。当时无蒸馏工艺,酒液浑浊、度数极低,用于部族集体祭海等仪式。一鬲浊醴,众人同享,这便是青岛海岸酒香的起点。

随着原始浊醴改良为温润的黄酒,等级森严的青铜礼器体系诞生。青铜爵、觚、斚等酒器,造型规整,既是饮酒器具,更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。

在青岛地区,商周时期的酒器实物同样有迹可循。胶州西皇姑庵遗址是一处重要的西周文化遗址,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。1976年春,考古发掘清理出西周时期的一个车马坑和两座墓葬,出土了大量青铜器。其中一件“父甲”铜爵,长流尖尾,直腹,圆底,三棱足外撇,口部有两柱,柱顶做蘑菇状,流外侧面饰有蝉纹,腹部饰以云雷纹衬底的兽面纹。商代晚期,青铜酒器种类繁多,有爵、斚、觚、觥、盃、盥、尊等,青铜爵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饮酒器。西皇姑庵遗址还出土了青铜觶,一种流行于商朝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饮酒器,商代末期觶与觚、爵组合使用,至西



■水彩《山意》赵鹏飞